

张爱玲的中国题材小说，或许至此已经写完。她曾说：“我在大陆也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材料不多，也过时了，变化太大。”到美国十多年，似也不曾真正扎根异国、融入西方语境、获取他乡全新的写作素材。早年她还曾随赖雅采凤式地游历纽约、波士顿、华盛顿、旧金山，提议去看脱衣舞等“民俗”，但到60年代末即已放弃英语小说创作。

她这厢“三年不飞，三年不鸣”，港台的读者嗷嗷待哺，偶尔“出土”的一篇张爱玲中学时代小作文都异常惹眼。前有唐文标之流，搜遍美国图书馆，将她早年在上海报章杂志上发表的未完成小说《创世纪》《连环套》都“挖坟”发掘出来，强行抢出盗版；后则张爱玲本人被逼下场，将早年文字编成《余韵》，近年新作织为《续集》，交由皇冠出版官方作者认可版本。

“当时为张爱玲的1000字争到头崩牙裂的杂志社实在不少。”宋以朗说，“张爱玲虽然新作少，但旧作却好似‘长春树，年年有（开花结果）’，意外地能够一直有‘新作’问世，维持住她的高人气。”即便是那篇数万字比较枯燥的《谈看书》，也被供奉在副刊头条，连载长达九天，以飨读者。（直到宋以朗在张爱玲的故纸堆里发现宝藏、2009年小说《小团圆》出版，人们才发现，原来70年代自谓“三年不飞三年不鸣”的张爱玲，其时正在密谋一个大动作：将曾经的英语小说《雷峰塔》《易经》改写为中文《小团圆》。）

长春树的种子飘到大陆，又落得一片开花结果——1984年，《读

1984年，《读书》和《收获》两本杂志先后发表了柯灵的《遥寄张爱玲》，《收获》更重刊了《倾城之恋》。

左下图：陈子善编著的第一本张爱玲研究成果《私语张爱玲》，1995年出版。

右下图：1985年上海书店将1946年的《传奇》增订本重新影印出版，封面由张爱玲的朋友炎樱设计。



书》和《收获》两本杂志先后发表了柯灵的《遥寄张爱玲》，《收获》更重刊了《倾城之恋》。次年，上海书店将1946年版《传奇》重新影印出版，成为内地在80年代最早出版的张爱玲作品。同是1985年，华东师大教授钱谷融在编给外国留学生的现代文学教材里收录了张爱玲小说《花凋》，这是她的小说首次进入内地高校中文教材。

“我记得第一个提出给张爱玲重新评价的，是作家姚雪垠。”据陈子善教授回忆，“1981年，他就曾给《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的编者写信，提及此事。尽管只有一句话，但确实比柯灵更早。”

陈子善本人对张爱玲的研究始于1986年底：“因为改革开放，很多被遮蔽的作家重见天日：沈从文、梁实秋、徐志摩、胡风、曹禺……一大批新发现中，张爱玲是最大的惊喜。真正好的作品自有生命力，迟早会得到读者的承认。即使我不发掘，早晚也会被发掘。”

张爱玲“浮出历史地表”，大陆读者重新发现了她，新到曾经闹出个笑话——据作家阿城回忆：“记得是八四年底，忽然有一天翻上海的《收获》杂志，见到《倾城之恋》，读后纳闷了好几天，心想上海真是



陈子善从1986年开始张爱玲考据研究。

藏龙卧虎之地，这‘张爱玲’不知是躲在哪个里弄工厂的高手，偶然投的一篇就如此惊人。”

可憾此时的张爱玲正深受“虫患”之苦，为避跳蚤，辗转在各个汽车旅馆之间，最多时每天都要忙搬家，每周都要换旅馆，如此居无定所的生活竟持续了三四年之久，无论对健康还是写作都造成巨大的影响。“三搬当一烧”，英译《海上花》的定稿和《对照记》的定稿都曾在搬家中遗失。直到1988年，张爱玲才终于暂别虫患，再度迁入公寓定居，却在短短两三个月之后又被“私生饭”突袭——台湾记者戴文采去洛杉矶张爱玲住处“翻垃圾”，彼时的张爱玲已经红到连住所垃圾堆里的一粒脱脂棉都能成为新闻，但素以个人隐私为重的她被这种私生饭吓到“毛发皆竖”，马上就像躲跳蚤一样又搬了家。个人住址再不公开，连出版社的人要寄样书都只给邮箱地址，为避跳蚤，更为避人，从此开始了彻底离群索居的生活。她越是神秘，反而越激发读者的好奇，乃至连毫不浪漫的跳蚤之祸，都被拿来与当年的名